

世界文學名著

克 蘭 弗

格 士 克 夫 人 著
伍 光 建 譯

CRANFORD

By

E. C. GASKELL

Translated by

WOO KWANG KIEN



FUDAN

JFZ0000061078E 复旦图书馆

世界文學名著

克

蘭

弗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墜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國難後第一版

(二七六九)

世界文學名著 克蘭弗一冊

CRANFORD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購

原著者

F. C. Gaskell

譯述者

伍光建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譯者序

魯梁文繡尙矣。而不如布帛菽粟之能久而用廣也。富麗堂皇之文尙矣。用非其時。用非其事。則不相稱。此平淡無奇。文從字順之作。所以可貴也。格士克夫人。以能文稱。爲小說大家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大文豪喀萊爾 (T. Carlyle) 蘭得 (W. S. Lander) 所賞識。夫人之文。善敘事。條暢自然。不假雕飾。洵臻至善之域。 (Attain to the perfection of easy natural and unaffected English narrative) 尤善敘瑣事。能達難達之意。施於談話尺牘。尤爲合宜。夫人著作甚富。其最有名於世者。卽今所譯之克蘭弗也。評其文者。謂其所作小說能與諸大文豪之小說並傳於世。予又以其頗類我國之儒林外史。故亟譯之。略加評語。以餉讀者。

民國十五年丙寅小滿新會伍光建序

目次

第一回	我們的社會	一
第二回	大佐	一六
第三回	好些年前的一段愛情故事	三七
第四回	探望一位老鰥夫	五一
第五回	舊信	六七
第六回	可憐的比得	八一
第七回	拜訪	九九
第八回	貴夫人	一一四
第九回	布路耐	一三三
第十回	恐怖	一四六

第十一回 森妙布勞晤……………一六四

第十二回 訂婚……………一八〇

第十三回 倒閉……………一九二

第十四回 患難之交……………二〇八

第十五回 榮歸……………二三〇

第十六回 一團和氣……………二四七

克蘭弗

第一回

我們的社會

第一層。克蘭弗地方是女人據住了。因為所有住戶花到若干租錢的。都是女人。倘若是夫婦來住在這個地方。不曉得怎麼樣。那個男人。就要走了。男人為什麼走的呢。大約不出兩種緣因。若不是因為那男人到了晚上宴會的時候。看見只有他一個是男人。就害怕得要死。不然。就因為回到營裏去。或是回船上去。或是去了鄰近的相離六十多里的大市鎮特林布。一去就是一個星期。總而言之。男人們。毋論作什麼事。都是不在克蘭弗的。譬如男人們即使住在克蘭弗。不走開的話。他們有什麼事好作呢。我們這裏有一位外科醫生。到處去看病。走一遍就是四十里。晚上是睡在克蘭弗。不過不能個個男人都是當外科醫生。說到平常日行的事體。例如。把花園打理得整齊。種滿名花。不留一根野草長在花裏。或是閑走孩子們。不許在欄杆外張望。或是花

園門偶然開了。隣近人家的鵝。要走進來。要個人把鵝關走了。或是遇着辯論文學政治。不必費心去想理由或駁論。就要解決。或是要打聽清楚的確。這一條村子裏。人人作的什麼事。或是約束女僕們叫他們謹守規則。或是施行善慈於貧人。（有點像發號施令）或是別人有困難。我們互相幫忙所有以上日行種種的事。克蘭弗的婦女們。就都能辦到。用不着男人。有一次有一個女人對我說道。男人在家。未免太阻手礙脚的。克蘭弗的女人。雖然是你曉得我作什麼事。我曉你作什麼事。卻是絕不理會彼此的見解。各人有各人的特性。（不必說各人有各人的癖性）都是發達到很透的。原是很容易。你一言我一句的爭辯。然而彼此相待。仍然不失好意。

克蘭弗的婦女們。往往有爭吵的事。不過嘴裏說幾句胡椒那麼辣的話。很生氣的搖搖頭。有的生點小波瀾。免得他們過的日子太平淡無奇了。他們穿衣服是絕不跟着風尚走的。不講時髦的。他們常說。我們住在克蘭弗。那個不認得我們。我們何必一定要學時髦。無論穿什麼都使得。若是他們離家。走到別的地方。他們的理由。又是一樣的很充足的說道。我們到了這裏。誰也不認得我們。我們無論穿什麼都使得。他們衣服所用的材料。大概都是很好很老實的。同那位以

潔淨著名的泰洛小姐一樣的認真。但是我們這裏的婦女們。雖然穿了英國從前的古老衣服。如羊腿式袖子。緊窄短裙。我敢說。人家見了都不笑的。

有一位上等小姐。自己一個人打了一把極好看的大紅綢子傘。撇開他的好幾個兄弟姊妹。當着大雨的時候。一個人在爛泥路上。走到教堂。你們倫敦。現在有大紅綢子傘嗎。我們嘗聽見傳說。克蘭弗的人。第一次看見大紅雨傘。被小孩子們圍住着。還喊說是手杖穿了紅裙。那位小姐所打的大紅雨傘。就是那第一次見的。從前是一個很有氣力的父親。打這把傘。蓋住一羣小兒女們。因為他的那位可憐的太太。（他是最後死的）身體弱。支不住這把大雨傘。

我們這裏還有彼此拜訪的規矩。凡是少年人初到我們這裏的。都有人把規矩很認真的告訴他們。也同每年一遍。在山頂宣讀曼士律一樣的認真。

這些少年女子到了之後。就有人告訴他們說道。我的寶貝。我們的朋友們打發人來請安。你走了許多路。（是坐在男人的馬車。走了四五十里）今晚不覺得疲乏嗎。我們讓你明天歇息歇息。大約後天。他們來拜訪是無疑的了。十二點鐘後。你不要作別的事。我們這裏的規矩。從十二

點至三點鐘。是拜訪的時候。

這些朋友拜訪過之後。就有人告訴他說道。這是第三天了。我相信你的母親已經告訴過你。不出三天。是要回拜的。也許告訴過你。回拜的時候。不可久坐。不能過十五分鐘。

那位少年女子問他道。我回拜的時候。時時刻刻的要看錶麼。不然。我怎麼會曉得是十五分鐘呢。

那個人就答道。我的寶貝。你時時刻刻要想着時候。切不可只顧說話。忘了時候。

因爲人人的心裏。都要牢記着這些規矩。故此無論是往訪。或是回拜。都說不到什麼要緊的事體。彼此只好說些不相干的話。都是三言兩句的短話。都要按準時候。不能過犯的。

我想克蘭弗地方有幾家上等人家是貧窮的。但是他們很像古時希臘的斯巴旦人。心裏只管受痛苦。臉上還是笑的。我們向來不談到錢這個字。因爲一談到錢。就有了市儈的味道。我們這裏的人。雖然有幾家窮的。然而家家都是貴族。我們本地方的人。爲的是彼此迴護起見。看見人家極力的遮掩貧窮。都並不以爲怪。譬如說的話。有一次弗拉斯在他那一間極小的房子請客。

寫貧人
不寫好事
有味

客人坐得好好的時候。忽然他的小女僕走過來。請客人離座。站起來。要在座底下掏一個茶盤。客人們一點都不見怪。不當是件新奇的舉動。以為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一面只管談管家的規則禮節。很像我們客人們。很相信主人住的是一所大宅子。另外有僕從們的會客廳。另外還開一桌飯給僕從吃。有管家婆。有男總管。其實我們很曉得。女主人只用了一個義學裏的一個小女孩子。年紀又小。身體又弱。假使不是女主人私下裏動手幫許多忙。那個小女僕兩隻又短又紅的手的力量是絕不能夠把茶盤檯到樓上的。現在正是大模大樣的坐在這裏。裝作不曉得送什麼甜點心到樓上來。其實他曉得。我們也曉得。他曉得我們也曉得。我們也曉得他曉得。我們也曉得他忙了一早上。製吃茶的麪包同雞蛋糕。

好家世的貧窮人家。不肯認窮。專認好家世。卻發生一兩樣的效果。若是可以推行到別的社會中。卻是很有好處的。例如住在克蘭弗的人是睡得早的。宴會回家。大約總是晚上九點鐘。穿上木屐。喀打喀打的在路上走。跟着一個拿燈籠的人照路。一到了晚上十點半鐘。全村都睡了。況且通村的人。以為晚上宴會多花錢辦酒食。是太俗。（克蘭弗看重這個俗字。）就是查美遜貴

夫人。也不過擺設薄切麵包加黃油。發麵的餅。他還是格倫邁伯爵的弟婦。也是實行清雅的節儉。

這卻來了
一位是肯
認貧的

總而言之
窮是不肯認

清雅的節儉麼。這是我們克蘭弗的一句口頭話。不知不覺的自然。就說出這句話。我們此地人。凡是省儉。都說是清雅。多花錢就是粗俗。就是擺架子。出風頭。這種見解原是狐狸不吃酸葡萄的意思。很叫我們心安意足。有一次有一位大佐（或連長 注）姓布勞晤。來住在克蘭弗。他對人說一句話。並不是把大門同窗門。先關緊了。附耳對極親密的朋友說的。是在大街上。用軍官發號令的大聲音說他自己窮。因為窮。租不起某間房子。我餓了。是非常之詫異。是永遠不能忘記的。他是個男人。又是個好家世的男人。侵犯到我們這裏來。本地的婦女們。已經嘖有煩言的了。他又是一個吃半俸的大佐。在鄰近的鐵路上有個席位。我們這裏的人。從前已經遞過呈子。反對這條鐵路。他既然是個男人。又同這條討厭的鐵路有關係。還要挺着厚臉皮說窮。我們是不能容的。一定不要理他。不同他來往。一個人死了。是件事實。是件常有的事。貧窮也是件事實。也是件常有的事。人要都不在大街上說死。為什麼要在大街上喊窮呢。窮這一個字。是萬不

能對上等好家世人說的。我們本地的窮人。願意怎麼行就怎麼行。不加攔阻。我們彼此都默許。彼此都是平等。彼此相往來。若是我們赴宴會是步行。從宴會回家也是步行。我們都是說。因為晚上天氣很好。或是空氣很振刷精神。並不說是因為花不起轎子錢步行。若是到了夏天。不穿生絲生綢。只穿印花布。我們只說是喜歡花布可以下水洗。並不說花不起錢製絲綢衣服。餘事仿此。等到後來。我們說慣了。都閉住眼不認我們是僅得溫飽的人家。我們那時候還不曉得怎樣對付這個敢說貧窮不以爲恥的人。但是我們只管決議不拜訪他。不曉得怎麼樣總行不通。隨後我們都拜訪他。本地的人。都很恭敬他。他在這裏住下約有一年之後。我到克蘭弗地方。居然聽見人家引他的見解。奉爲金科玉律。不過十二個月之前。我的朋友們極力的反對。不肯去拜訪他。同他的女兒們。他現在早已同反對他的人家來往了。十二點鐘以前也讓他來。雖爲的是趁未生火之先要找着烟通的毛病。然而他毫不畏懼的。大踏步走上樓。只管說笑話。很像是久住這裏的極熟的人一樣。人家對待他。小過節上差一點。他卻並不看見。克蘭弗的婦女們對待他。是很冷淡。他卻很以友誼相待。他們恭維他的話。都帶些挖苦他。他卻當作是真意。他說話

是很率直的。當衆直認不諱。說自己窮。人家曉得了。也就不躲避他了。後來因爲他有男子漢的常識。人家家庭裏有什麼爲難的事。他又善於想法解決。克蘭弗的婦女們有事。都請教他。他在這個地方。居然得了一種特別的地位。從前人家都很不喜歡他。後來人家都喜歡他。他毫不覺得。還是一樣我行我法。有一次。人家有事請教他。他答了一句笑話。不料請教他的人。很認真的照行。他曉得之後。纔曉得人家都很聽他的話。覺得很詫異。

人家請教他的是件什麼事呢。原來有一位老婆子。名巴克爾。是位老姑娘。有一隻母牛。寶貝到了不得。當作是個女兒的看待。讀者若是拜訪這位老婆子。不過談十五分鐘的話。這位老婆子總要告訴你。這隻母牛。一天可以出多少牛乳。這隻母牛。怎樣的懂得人意。人人都是好好的對待這隻母牛。不料有一天。稍微不留意。這條母牛。跌入石灰坑裏。母牛大喊。有人聽見。把他救出坑來。母牛身上的毛。幾乎完全都脫了。赤條條的露出皮來。又冷。又可憐。人人曉得。都很難過。很替這位老婆子難過。很可憐這條母牛。有幾位看見母牛的奇形怪狀。禁不住微笑。老婆子自然是很驚愕。很難過。簡直的大哭。有人說。他想用好些油。同這條母牛洗澡。老婆子自然是請教過

在大佐不
過是句老
婆子認真
起來果然
是開玩笑
話

許多人也許內中有一位勸他用油同母牛洗澡的。布勞晤大佐主意一出。立刻就把洗澡的話打倒了。布勞晤對老婆子說道。你若是要保存母牛的性命。不如製一件法蘭絨背心。一條法蘭絨褲子。給母牛穿上。但是。不如把這條母牛立刻殺了爲妙。

這位老婆子聽了。立刻不哭。拭乾眼淚。謝謝大佐。立刻照辦。隨後果然全村的人。都看見這條母牛。穿了一身黑灰色的法蘭絨褂褲。很老實的在牧場上吃草。作者也親眼看見過。不止一次了。你們倫敦。有穿灰色法蘭絨褂褲的母牛嗎。

布勞晤大佐。同兩個女兒。住在村邊一間小房子。自從作者從克蘭弗遷居別處之後。第一次回來探望親友的時候。布勞晤大佐已經有六十多歲了。但是他的身材還是瘦而活動。仍是飽受過操練的模樣。腰板還是直挺挺的。步履有力。並不像是個六十以外的人。他的大女兒面貌。同他一樣老。可見得大佐年紀雖老。面貌並不老。布勞晤大小姐這時候。總有四十歲。面上很帶愁容。容容毫無少年活潑神氣。她就是在年青的時候。面貌一定也是不美。布勞晤的二小姐。名拓西。比他的姊姊小十歲。面貌比姊姊好看二十倍。一副圓臉。還有酒渦。有一次振京司小姐爲一

變人滿天
極有也然
可不的
謂許酒

指寫這班
婦人留班
心穿別衣
服這估衣
每從估衣
語下錢花
極平極白
用之意深
頗有深刻
此種筆法

件事。對於布勞晤大佐很生氣。說道。柘西小姐。不該還有酒過了。不能同孩子們一樣。永遠露酒。柘西小姐。的確有一副娃娃臉。作者看過。那怕他活到一百歲。死的時候。還是帶着娃娃臉。他的兩隻大眼睛。是藍色的。眼光四射。看人是直看的。鼻子有點塌。說不出是個什麼樣。嘴唇紅潤。頭髮是分排拳曲。把臉襯得好。我不曉得他美不美。但是我很喜歡他的臉。人人都喜歡他的臉。我看他的酒。是自然流露的。他走路很像他的父親。是很逍遙的。凡是留心看人的婦女們。可以看出他們姊妹穿衣裳的分別。二小姐穿衣裳。比他的姊姊。多花錢。一年多花兩個金鎊。按着布勞晤的家用而論。一年兩金鎊。不算是小數目了。

這都是我在克蘭弗教堂裏看見布勞晤一家人所得的印象。這位大佐。先前已經會過。就是那一次他修理烟通。我會見他的。他在教堂。當唱早歌的時候。用手拿眼鏡放在眼前。抬起頭來。很大聲很高興的唱。他的回答。比教堂的錄事的聲音。還要高。這個錄事年老。聲低而尖。比不上大佐的聲音沉。很有點難過。喉嚨抖抖的喊。越喊越尖。從教堂裏出來。大佐是非常之細心體貼的。招呼兩個女兒。對於熟人。是點頭微笑。卻不同人拉

手。一直等到幫他的大女兒支開了傘。把祈禱本子接過來。他女兒兩手抖抖的。拉起衣裙。在那濕泥路上走。一切都招應好了。大佐纔伸手同朋友們拉手。

克蘭弗的婦女們。晚上請大佐宴會。怎樣的對待他。我心裏很好奇。卻要打聽打聽。因為從前在桌牌上。是並無男客。不必招呼。不必想出話來同他談。我們都覺得很省事。很高興。晚上不過是幾個女朋友們在一起。是很舒服的。很安樂的。我們愛的是雅。並不喜歡男人。我們幾幾乎以為。一作到男人。總免不了了一個俗字。故此我的好朋友我的女主人振京司小姐。爲的是要請我。把大佐同他兩個女兒請來作陪。我心裏就亂猜。那天晚上不曉得是什麼樣。到了那一天。白天就照常先把綠布蒙的牌桌擺好。那時候正是十一月。午後四點鐘。天就黑了。每張桌上蠟燭同乾淨的牌。都擺上了。火也生好了。女僕也吩咐完了。我們都穿好了頂好的衣服。一個人手上拿一根紙條。站在那裏等。只要聽見第一次敲門聲。就把蠟燭點着。克蘭弗地方的聚會。是很嚴肅的。婦女們穿上頂好的衣服。整整齊齊坐在那裏。外面是很莊重。心裏是很得意的。到了三個客人。我們就坐下關一種的牌。我不幸湊上第四個人的數。隨後到的四位客。另外在一張桌上打牌。